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 詩創作

方思	告別	2
向明	秋天的詩	3
秀陶	元老之死／香魂	4
夕夜	童詩兩首：明信片／騎馬	4
陳志銳	焦距／行過天邊	5
郝眉	情節／饑餓／月蝕	5
非馬	慢條斯理的樂手／無性繁殖3首	6
歐陽昱	無題	7
肖楓	童詩97年秋之歌	7
莫云	一座島的追尋	7
葉維廉	冰河興	8-10
伊沙	客人／春聯／毛	11
黃長江	水聲	11
遠方	節日的動物園	19
王性初	關於“天”的詩	20
亞君	過招／空隙	20
王群	咒	21
苦瓜	顏色	21
劍鳴	太陽的竊賊	22
雁翼	無題	22
陳銘華	人魚之歌／自由神像	23
夢如	燃燒的五月／走向陽光	23

## 《橄欖樹》網絡詩選(上)

竹人	也說網絡詩作	12-13
JH	走過陽光／黑暗的聲音	13
馬蘭	荷花少女／秋語	14
瓦克	日子(系列詩選一首)	14-15
非楊	一首關於秋天的詩／ 讀詩的感覺時	15-16
京不特	小詩歌一首	16
夢冉	落寞	16
梁元	生命的過程	17
希白	紙花	17
伊可	到此為止	17

詩陽	渡／反差	17-18
亦布	醉漢	18
風子	關於戰爭	18

## 梅新紀念特輯

鄭愁予	等待你的舍利子	26
梅新傳略		27
紀弦	為老友梅新逝世而落淚	27-30
商禽	你是聽了誰的呼喚？	30
梅新手稿		30
方思	寄梅新	31
向明	地球的眼睛	32
秀陶	懷念梅新	33
劉荒田	詩人的溫暖	34
非馬	宇宙膨脹論	35
王性初	哭梅新	35
陳本銘	手術台的另度空間	35
葉維廉	梅新五首詩的英譯	36-封底裡

## 譯詩

紀弦	白雪及其他抒情詩·阿保里奈爾	24-25
----	----------------	-------

詩訊	25
----	----



## 編輯筆記

●《新大陸》正式在國際網絡上出現經已近年了。雖然反應極佳，而網路傳播也正是本世紀的新趨勢。但我們必須強調一點：基本上，《新大陸》仍然是一份印刷刊物，無意在近期或更遠的將來改變這一事實！

●本期推出第二單元的“網路詩輯”，由《橄欖樹》主編祥子組稿，著重介紹的也是近年來出現在該刊的作品。因為內容繁重，分為兩期刊出。

●台灣著名現代詩人、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先生不幸因肝癌逝世。本刊成員多為他的素識，我們於本期特別組成“梅新紀念特輯”，代表北美華文現代詩壇致上最深切的悼念！

●由於本期兩個專輯的推出，原本待續的〈論非馬詩的重入輕出藝術〉、〈彼岸的文明與文明的彼岸〉兩篇文章，及一些比較遲來的稿件，將推至下一期再刊出。謹向作者、讀者致歉。

●由於郵箱的不便，所有掛號或擔保郵件，請大家寄至編輯部地址：329 S. La Paloma Ave., CA 91801, U.S.A。

●時光易逝，我們踏入了八週年，編者不忘提醒大家：新大陸的開始不在於萬物復甦的春天，而在於養蓄待發的冬季，或許這是巧合，或許這是對詩人的一個嚴峻考驗！無論如何，詩刊的生存，根植於大家不懈的支持，希望尚未交付九七年度年費的同仁，盡快將年費寄來；已交者亦請準備九八年度的年費。佳節來臨，左一個年費，右一個年費，真是大煞風景事！怎奈，無俗不成雅，我們唯有衷心希望大家：

## 聖誕及新年快樂

###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西雅圖)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 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本銘·陳銘華  
遠 文·遠 方

###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啓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國賢 (維州)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洛杉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江漢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黃奇峰 (洛杉磯)  
王露秋 (洛杉磯)

通訊處：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E-mail: wtchan@ix.netcom.com  
網址: <http://www.netcom.com/~wtchan>

別 告

八月十日

水上

赭黃 土紅  
彌漫的氤氳

天際

淺黛 淡青

夢與醒交接的

裊裊升起的輕煙  
濛濛降下的細雨

載浮載沉

自由自在

還有一時辰

一炷香的光景  
就風和日麗

不斷的降落

不住的流

經過這一抹迷濛  
經過每一掬的水  
散開罷

是水做的

回歸水

這蕩蕩的漣漪

逝者如生

讓和風輕撫

生命原是幾點的相聚

散在不住的長流

還有一時辰

讓麗日溫煦

逝者如生

肯定頃刻

慶祝 慶祝生命

一九九七年十月寄自新澤西

## ■向明

### 秋天的詩

1

向嗜食生鮮蔬果的  
清瘦詩人  
他們居然  
要一個熊熊的火把

那天天雨  
遮了過去的  
是他手中剛削就的  
一束濕淋淋的詩

2

永遠不要希冀  
從後面傳來的那一聲  
響叮噹的  
前輩

小心就像  
數點得薄薄的之後  
一路貶值的  
錢幣

3

不就是  
有那麼一頂招搖的帽子麼？  
焦燥的年頭  
戴帽的風氣越來越淡  
由於稀有  
就這樣  
丹頂鶴般的被保護著

不就是  
頭上的那方鮮紅的頂戴麼？  
時近秋天  
惟恐成了射獵的標籤  
由於膽怯  
就這樣  
丹頂鶴般寧願被保護著

4

不怕了  
流浪的船  
對一切迎面而來的驚險說  
彈跳的漩渦已過  
淺灘已翻完它  
滯礙難行的一頁

再往下  
癢癢的微風拂面  
飢渴著希望的船  
航進了  
笑靨夾岸  
掌聲迭起的  
安平的港

5

一群當紅過的楓葉  
在秋風的整肅下  
是這樣唸唸有詞：

希望它死了  
希望，它死了  
希望它，死了  
希望它死，了  
無  
希  
望

6

親親  
傘下這片  
圓圓小小的天地  
是特為妳設計  
遊走四方的愛巢

獨立呵！獨立  
獨立於我  
一生風雨的呵護  
隔開自她  
暖陽多情的關照

一九九七年九月卅日寄自台北

## ■秀陶

### 元老之死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詩經·桑柔

又一個元老死了  
他們清潔了他，他們化妝了他，他們把他攤平在那裡，肚頂比鼻尖高約三又八分之五寸

又一個人屠死了  
他們不用馬皮包裹他，他們不用猩紅的國旗包裹他，他們用了一面全世界都不再見到的旗幟覆蓋他（那旗幟全世界都叫作鑱刀鏈子旗，在中國叫作鑱刀斧頭旗，因為鏈子是粗話，尤其是在四川。）

又一個元老死了  
黑貓們，白貓們都摸著石頭過河來憑吊他、躬鞠他、眼淚他、鼻涕他。他們穿著套裝、打著領帶。他們面容憂戚而愁苦，（他們也高興過。比如有一天晚上，別人家不乖、不聽話的孩子們，上了街就沒再回來，而他們的子女都好好地睡在床上。）

又一個元老死了  
葬儀莊重而嚴肅，莊重嚴肅一似時裝、一似領帶。時裝、領帶多是詼諧而荒唐的，儀式——一切的儀式，都是。（然而……）  
又一個人屠死了

March 1997, Village Green

### 香 魂

電梯升到九樓時，那個女子下去了。下時她帶走了修長的身段、飽脹的公文包，以及她全部的微笑

不過她留下了一縷輕靈淡雅的魂魄，繞著我，伴我一直去到廿二樓，那魂魄真香

Nov. 1997, Village Green

## ■夕夜

### 童詩兩首

#### 明信片

夜空發出一張  
藍色的明信片  
星星已經寫滿  
閃閃晶晶的小字  
月亮高高貼上  
一枚明亮的郵票  
寄給天下的人  
在晚上閱讀

#### 騎 馬

弟弟騎的木馬  
搖呀搖不出這個家

哥哥騎的竹馬  
繞呀繞圍住這個家

爸爸騎著的一匹馬  
嘶嘶破了聲音  
為何回不到自己的老家

一九九七年十月寄自溫哥華

## ■陳志銳

### 焦 距

墨黑的陰寒在夸父的跨下竄起  
起義在太陽下山以後  
草根性的反叛激情甚至暴力  
一併揭竿而起  
本來很單純的神話很溼遠的傳說  
霎時山河變色歷史復活  
泯滅的是回望的眼神蒼老的童話  
光線游走  
    靈光乍泄  
草鞋串通無人行過的林中路  
通往五四五胡亂華的五湖四海  
治洪之前補天以後玉兔跑失的那塊月球表層的巨大岩石背後  
焦距失準逐漸流亡在黑夜的盡頭  
起義陣亡橫屍遍布歷史的江河  
染紅了河水江水海水  
太陽在無岸可靠的海裡滅頂  
夸父冷笑  
霎時間  
按下了快門

### 行過天邊

得意的故鄉  
寂寞的流浪  
眼光所及就是所有的鄉愁

所謂井水  
清涼的是仲夏夜的風  
乾涸的是叮嚀  
而流浪的體溫  
唯有行囊的重量鞋底的光滑  
才知曉

掉頭  
天邊有一朵  
遺漏的  
眺望

## ■郝眉

### 情 節

化身桂冠僅存於神話  
儘管簡單 卻可以  
    一生不變

神話沒落於後現代  
所有的情節失守  
一瞬千變

改變 因為經不起  
熒光輝煌背後的冷落  
千夫指 指千夫  
從何說起

### 饑 餓

橫陳眼前  
另一個地球銳痛的傷口  
沒頂的饑荒 哭了  
一張張乾瘦的小臉  
一片片蒼涼旱田

燃一炬一炬救荒的火  
迎風燒沸了無數的熱血  
趕在死神鐵勺前  
誓與天災  
討價 還價

### 月 蝕

今秋特別魅麗  
選在最圓的時刻  
漸漸悵憾  
戲將遙遙的黑夜更冷更闊  
你只好把燈點得更遠更多

那一夜的夢會特別的長  
人類可以醒來盤算  
許多異常的記載  
誰能高坐天外  
笑看崢嶸歲月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寄自新加坡

06-09-1997寄自馬來西亞

## ■非馬

### 慢條斯理的樂手

深垂的幕後  
我們早已聽到  
悉悉索索的鞋聲與椅聲  
曳過偶而露出一點亮光的  
舞台  
只等那個慢條斯理的樂手  
坐定打開盒蓋情人般取出  
烏溜光潔的豎笛  
小心翼翼檢視撫摸然後  
深深吸一口氣  
發出  
解凍的第一聲鳥鳴

為春天定音

### 無性繁殖 三首

#### 戀 歌

我  
愛  
你

我我  
愛愛  
你你

我我我我  
愛愛愛愛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別繁殖那麼快好不好

#### 葬 歌

一群一模一樣的  
克隆人  
聚攏在一起  
用一模一樣的  
克隆表情  
目擊一個  
齒落髮脫  
精疲力盡的原版  
消亡

附注：克隆為CLONE的音譯。

#### 政 歌

野心的政客  
將大量繁殖自己  
好多多為自己  
投上神聖的一票

一旦大權在握  
當然也必須  
六親，不，基因不認  
大量屠殺血脈相連  
每個細胞都同自己一樣野心勃勃的  
自己  
以免自己  
向自己奪權

一九九七年十月寄自芝加哥

## ■歐陽昱

### 無題

我要去一個荒涼的地方  
那兒遠離我的故鄉  
當故鄉的櫻花像大雪在紛飛  
那兒的枯樹像委棄的斷腸

我要去那個荒涼的地方  
遠離我的親友和爹娘  
還有溫暖的被窩溫存的妻子  
隨身僅帶著溫馨的回憶

我將翻山越嶺  
我將跋涉河流海洋  
我要在貧瘠的大地上播種  
到秋天收穫那成熟的希望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寄自墨爾本

## ■肖楓

### 童詩97年秋之歌

序終：  
春天來了，  
園中一片青綠。  
夏天來了，  
園中的蝴蝶、蜜蜂、蟲兒忙急了。

秋天來了，  
窗外片片蟹楓，  
滿園堆積煮熟的蟹殼，  
一腳踏上去，  
吱吱喳喳響。  
那西風呼呼的怪叫，  
把人心湖趨亂了。

人們心想：  
今年的秋會比往年的來的早，  
明年的秋會比今年的秋更美好

一九九七年十月寄自多倫多

## ■莫云

### 一座島的追尋

張起飽滿如弓的風帆  
射向天空海闊的浩瀚

這一船滿載的，不是星光  
只是一籬筐  
不識愁滋味的年少輕狂

直到雨聲風聲拂過  
潮起潮落拍遍船舷

視線與海平線匯流處  
那島的輪廓隱約浮沉眼前

只瞬間，又漂向  
雲深不知處的渺遠……

而此際  
這滿船沉沉殘夢既已卸盡  
且撐起那風雨紋身的檣帆  
極盡全速——  
劈開水天一色的蒼茫！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寄自加州



## ■葉維廉

# 冰河與

### 一、冰河的超越

我們只能以相似的沉默  
去抵住  
億萬年晶白橫千里的大靜大寂  
我們的思維彷彿束手待擒  
瞿然被全線鎮住  
切斷  
無從伸入  
那冰雲高飛雪雨橫瀉天地一色的茫茫  
我們的呼吸瞿然被屏住  
我們要重新調整  
呼吸的速度  
緩慢、緩慢、再緩慢  
至零  
去感觸  
冰河分厘的推逼  
一千條垂天的冰河  
一萬里動猶未動隱隱的湧流  
橫空一片白，啊不，奪目盲目的一片晶藍  
我們從沒有見過如此奇特閃爍的晶藍  
我們亢奮而頭空目眩  
我們雀躍而情緒糾結  
億萬年動猶未動的湧流上  
看：千千萬萬  
被凝固的呼喊  
倒插的刀鋒  
互相擠壓著  
互相擠壓著  
等待  
等待  
冰床岩再一次的滑動  
等待了千年的呼喊  
也許就在此刻  
與冰河母體分裂  
以震耳欲聾的濺響崩墜  
加入釋放的流冰

漂入遙遠的永續不斷的循環？  
冰河凝固如磐石  
動猶未動  
我們只能等待  
等待  
以零度的呼吸  
以寂寂的脈搏  
去探測  
冰河若虛若實的推逼  
去思入  
億萬年千萬里冰河的超越

### 二、冰河灣的甦醒

冰清的空氣  
一圈緊接一圈  
柔柔的擴張  
終於把  
睡眠的硬殼  
逼破  
我們  
突然  
從萬里煙焚歷史記憶的碎片中  
躍馬醒來  
一種神異的感覺  
刻刻的不尋常  
貫穿全身  
全身的細胞  
像一萬朵花苞  
一齊打開  
相爭  
去吸取  
貞清冰潔原始初生早晨的純香  
是誰  
把億萬年封壓千嶸橫蓋百里的冰被  
一夜間  
拉開、折碎、消融、化滅  
讓我們醒來  
便擁抱著幸福  
擁抱著這全然樸素無瑕的冰河灣？  
何其神秘的滌蕩啊  
我們以孩子好奇的眼睛  
在微綠初發的坡谷間

尋找我們  
億萬年來同根相生同脈相動  
披羽帶茸的兄弟姐妹  
在草木間的騰躍  
天藍裡  
白雲片片無心出岫  
鷹揚以滑行的律動  
引領我們  
飛越河灣環袖  
如眾神默默佇立的冰峰  
花苞初開的耳朵  
凝定  
凝聽  
心耳如一地  
凝  
聽  
透明無聲的水藍下  
新生魚類的游躍  
凝  
聽  
激蕩我們內耳的大寂  
偶而被灰鯨翻身濺響沖破  
海狗海獺  
乘著白鳥白雲的冰塊冰山漂行  
啊一隻滑下去了  
矯健的翻轉  
敏捷地又躍上去  
啊又滑下去了  
乾脆仰臥在徹寒的水上  
伴著冰絮寫意地漂流  
啊，是什麼氣息  
陌生又似曾相識的氣息  
從遠古奔來  
一萬種不同的發散  
柔細的微顫  
若有若  
無  
我們搜索記憶  
在記憶中搜索  
那被遺忘了億萬年的某種純粹  
我們必需除卻  
感覺屯積多年錯誤的衣衫  
重新學習那湖邊麋鹿的試步

一步一驚一步一喜地  
去舔嘗  
綠玉冰心的水香  
讓我們打開觸覺所有的花瓣  
讓我們伸出觸覺所有的手指  
迎向  
跨踏兩岸劍峰的冰虹  
航入冰河灣  
潛藏天放天作奧秘的深谷裡

### 三、冰河的悲歌

當嶺外天天外嶺巍峨不見邊際的恍惚裡  
緩緩地飄下細雪  
細雪疊著昨日飄下的細雪  
疊著前日飄下的細雪  
緩慢地  
細雪疊著去年飄下的細雪  
疊著前年飄下的細雪  
雪疊著雪疊著雪疊著永不融解的雪  
緩緩地積壓成  
冰晶冰層冰箔相連覆蓋九萬餘里  
冰層疊壓冰層  
冰岩疊壓冰岩  
冰床疊壓冰床  
在幽閉無光的地面上  
巉巖的冰角  
以萬噸沉重無形的移動  
緩慢地耐心地  
千春萬秋  
為人類為獸類為禽鳥為蟲兒為群樹為眾草  
削磨著肥沃的原野  
準備著生氣勃勃萬種風情的誕生  
巉巖的冰角  
緩慢地耐心地  
雕塑斷層雕塑裂峰雕塑摺石雕塑曲洞  
準備著風掃雲湧雄渾天籟的升揚  
陰陽互推  
虛實成律  
當凝固的冰河  
以最緩慢最緩慢的崩解退卻  
千春萬秋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無不為

如是  
把原野打開  
人馬奔馳鷹鳥飛旋草木簌響  
冰河以最緩慢最緩慢的退卻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無不為  
把樸素的冰河灣一一釋放  
發散著永久的純香  
貞清冰潔  
溫暖的暗水破地面衝出  
冰河崩離作月形床裂  
髮辮的溪流  
淙淙匯合而為  
壯麗的大川大江大河大海  
新生的魚類  
在流水間  
在海草的舞動裡  
悠悠自樂地游躍

當冰河以最緩慢最緩慢的崩解退卻  
創造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的天放  
人類卻以最快最快的速度  
屯積屯積再屯積  
屯積目盲的五色  
屯積亂耳的五音  
屯積厲口的五味  
如煙焚歷史血流不止的記憶  
盡是掠奪、扼殺與埋葬

在倫敦在巴黎在紐約在芝加哥  
在加爾各答在東京在上海在香港在台北  
一種突然崛起的僵直的生長  
巨大的骰子，一骰子一骰子的貪婪與私慾  
疊起又疊起疊起入雲端  
以一種奇黑的晶光  
宣說著某種驕傲  
一方一方的灰色的繭架  
擠壓又擠壓  
膨漲又膨漲  
彪形的鑿擊鏗劈  
一夜間  
如出籠的大蟒四散  
侵入  
起伏如歌的青山

依風嘯響的草原  
宛曲柳暗姿展花明的谷豁  
腐蝕盡  
所有初生的亮麗貞明活潑潑  
插天的煙囪林間  
颯風狂起亂煙竄飛  
在失色的太陽下  
在焦濃的空氣裡  
千萬隻白鳥疾墜失跡  
幽閉的地層下  
蛛網藤蘿的地下水管  
轟然爆破  
惡臭的排泄物滲著化學廢料  
猛猛地  
沖入泰晤士河赫遜河恆河長江淡水河  
沖入黃海東京灣維多利亞港台灣海峽  
沖入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  
飼養我們的魚類一一變形、毒發、身亡  
颯猛衝刺的拖拉機  
和巨齒橫張的電鋸  
相爭  
把奧秘幽微的雨樹林一一剖腹  
四時失節  
群生失恃  
海洋沸騰  
暴風四起  
天燒  
地裂  
山崩  
河缺  
一骰子一骰子的貪婪與私慾  
一箱一箱的人類  
黑沉沉的漂流  
掩蓋了全部初生貞清冰潔的冰河灣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月間

## ■伊沙

### 客 人

主婦的挑逗  
使他深感難堪  
並非覺著  
對不住朋友  
而是來自  
感覺深處  
高大豐腴的主婦  
在他看來  
不如柴禾一樣的  
保姆  
他盯上了  
這家的保姆  
個人的口味  
使他免去了  
致命的錯誤

### 春 聯

印度的苦行僧在吃屎  
中國的詩人們在寫詩

橫批——東方欲曉

### 毛

小學校的屋檐是斜的  
隔壁班的那個女孩正經過我的窗前  
大伙跟著王老師一起讀像一群鸚鵡  
一撇一橫再一橫豎彎鉤……  
一撇一橫再一橫豎彎鉤……

那是我識的第一個漢字，你也是

一九九七年十月寄自西安

## ■黃長江

### 水 聲

——  
當然不告訴你  
我有九十九個情人  
當然不告訴你  
她們的關係都是姐妹

像面對法官的被告  
對法官說  
“就是不告訴你  
兇案是我做的”

二  
我抬頭  
天空沒有雲彩  
我俯視  
腳下沒有蟻跡

我信心百倍  
尋找自己  
不需要的一切

五  
雨是天流的淚  
天有多少只眼睛呢？

妹妹說  
“哥哥 我知道了  
地上有多少個人  
天就有多少只眼睛”

“錯了  
每人應該是 兩顆  
星”

一九九七年九月寄自北京

### 也說網絡詩作

· 竹人

《新大陸》邀《橄欖樹》編一集網絡短詩，主編祥子客氣，說我上網早，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順手就把這寫序的大肥差交给了我。

網絡，其實首先是建立在英特網平臺上的電子茶館。而所謂網人，也並不備漁具，首要的身份也就是來往于這電子茶館聊天侃山的茶客。至于擔當起在海外弘揚文化的大業，激揚文字玩深沉，作一特神特認真的“電家”之類的，再怎麼著都得等到茶後了。也是“網”史如煙，要真想說網史，實在還輪不到我來多嘴。這些年來，茶館們大大小小合合分分，各上各的演義。其中王小飛在九一年建的中文詩網，歷史最久，至今仍是《橄欖樹》的基地。幾年前中文新聞組很是紅火了一陣，第一份網絡同人刊物《新語絲》便發祥于斯。到今天小網風行，形成一個諸侯割據的局面。幾個主要的小網的背後，都有一個網刊作東，除了《橄欖樹》外，《新語絲》、《花招》和《國風》都是如此。小網之內茶客們呼朋喚友，很有點靈風滿旗的樣子。侃山之中好一點的文墨自然就留下給作東的網刊輸血，也是張梨不外求。大網中文新聞組卻因為失去大量侃功了得的茶客，光輝盡失。這應該是頗有點中國特色的。古聖賢說合久必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至于說分久必合，哪一天再有什么變故，就說不準了。

林子一大，林子一多，什麼樣的調兒都有。但詩歌或者和詩歌有關的創作，卻一直是網絡文學中活躍的一種。況且，絕大多數作者的詩齡都遠遠超過網齡。從詩的古國到今天這大大小小的網絡，這一點倒不見得有愧見古人的地方。九四年八月，《新語絲》

創刊僅四月就開始籌辦的《詩歌增刊》，從一百五十餘首候選中輯出二十五位作者、八十二首，完成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之所以能順利完成，除了詩友們的支持外，也正是賺了網絡詩作充盈已久又未及整理的便宜。九四年下半年開始，雖然詩作數量不減，但風格卻略顯單薄，不同的聲音不多，不予人以群體的感覺。因此在九五年初詩陽籌辦詩刊《橄欖樹》徵求意見時，我是潑了冷水的。但事實證明我錯了。自《橄欖樹》創刊後，網絡詩歌創作之勃勃生機是令人驚訝的。九六年初，《九五年度網絡最佳詩選》由《橄欖樹》、《新語絲》、《華夏文摘》、《楓華園》和《聯誼通訊》五家網刊聯手主辦，竟有逾千首的候選作底。《九五詩選》歷時二月余，評委十二人幾輪投票後選出二十四位作者七十餘首作品。這個網絡詩選，從質、量、風格和主題上都較《詩歌增刊》有不小的突破，是對詩作豐收的九五年度較忠實的反映，但仍因為篇幅所限、不得不對許多佳作忍痛割愛而附帶了局限性。這一次《橄欖樹》為《新大陸》選集，好處是更有一些新作被選入，缺點是一言以蔽之：太“瘦”。所以請有心了解網絡詩作的朋友起碼去翻一翻這裡提到的九四、九五這兩個集子。

《新大陸》的讀者們不見得熟悉網絡和網絡詩作，以上算是一點潦草也不見得完全客觀的介紹。關於網絡詩作的走向，我無意、也相信沒有這個資歷來做什么預測。倒有一些問題，也正好借這個機會向大家來討教。

我完全同意祥子的看法，也即“網絡文學”這個詞的瞬時性也許比我們想像的要強得多。電腦技術日行千里，總有一天網絡傳播將取代傳統的出版媒介。屆時，“網絡”兩個字頭儘可掐去無妨。技術的每一次突進從來就不等待人類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這種技術反施于人的挑戰總令人猝不及防。其總體的效果就像愛因斯坦悲觀的總結：我們

在某一個層次引發的問題從來不可能在同一個層次的文明裡找到答案。短期的表現同樣深刻，比如人類面對工業文明的失態、大量廉價複製的可能將藝術家擠向人群的邊緣。當然也不是沒有別例。馬蒂斯就不認為攝影搶了畫家的地盤，相反倒彈冠相慶，認為從此繪畫可以完全、也不再有任何借口不去擺脫“形似”的任務，從而更深刻地解放自己。這是一個強者和智者的體悟。

在“網絡”這兩個字粘附為“文學”的前綴又逐漸消隱的過程中，“文學”本身將獲得什麼樣的、正面還是負面的革命？從本質上說，網絡是一個絕對反權威、主張個體自由化的概念，這和反對霸權話語、主張文化多元的後現代主義的正面主旨是一致的。但今天的我們顯然還沒有準備好過沒有權威的日子，戴妃之死的餘波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在現在，“網絡詩集”除了整理詩作的作用外，這頭銜自然而然地加了些“權威”的光環，而與編者的本意無關了。從風格和主題上說，受網絡的影響，創作將更進一步走向個人和本體是無疑的，但這顯然並不一定意味著是會更親切還是更疏遠。

“網絡”先自存疑，“詩歌”作為前衛藝術的一種，卻也是同理。前幾個星期，美國CBS臺在《六十分鐘》專欄裡製作了一個節目，專訪了時下在歐洲受寵的幾個前衛藝術展覽，其中有將活牛切段分裝之類的作品，意下十分不屑。有一種時髦的錯覺，以為只要和已被接受的反著來就是藝術。殊不知，除了這一句宣言之外作品將一無本質的內容，只能比一比誰能把這句話讀得更刺耳而已。詩歌也是如此，朦朧詩後的許多流派從開始就命定著是走不遠也走不長的，它們的貢獻在於對邊緣的探索。相對來說，網絡詩作要質樸地多，卻也不乏出色的語言特色。以後怎么走，有待各位作者自覺的努力。我從來都相信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有著一根詩的心弦在等待，問題在於，是詩歌必須做一個回歸，還是我們要改“弦”更張？

這些問題未必要求解，且讓我們等一等車到山前、船到橋頭那一刻再說。在這之前，且讓我祝各家茶館都“詩”意興隆！

■ JH

## 走過陽光

我想像行蹤  
開始忽明忽暗  
在水果攤前  
梨子  
一個接一個地出現

我一直看著老人  
那個灰白衣裳的老人  
在水泥的台階上  
漸漸消逝  
直到  
我再想起梨子  
從窗前的白瓷果盤  
至牆上的國畫

## 黑暗的聲音

這種聲音我無法看見  
它像人們說的  
一把刀子  
切過但不留痕跡  
這個過程  
這種微弱的肉體分離的聲音  
我必須合上眼睛  
在漆黑的背景中分辨

這種聲音我無法聽見  
它只是一種黑暗的目的  
向著一切光明  
豺狼般爬去  
這個過程  
這種獠牙和唾液摩擦的聲音  
在黑暗裡  
在人們的臉上如面容變幻

這種聲音我無法抗拒  
只有當血汨汨流淌  
當皮在風中飄蕩  
當我的肉末  
從一塊塊砧板上滑下  
我才知道它的到來  
然後離去

## ■馬蘭

### 荷花少女

一把空虛的木椅  
一位懷抱荷花的少女  
在上面坐著坐著，  
一支受傷的雁子飛過山崗  
一位老人在湖邊預言洪水的爆發  
少女看見  
人們隨流而下

少女坐著坐著，不動  
這姿態如同我們的遺忘是一種姿態  
少女從水中而來  
水越來越遼闊無邊  
水朝著陸地不屈地綻放  
面積一次次地重複  
世界越來越是一面鏡子是一個平面  
植物和動物再難區別和聯係  
包括荷花和少女

一把空虛的木椅依附著  
荷花少女，荷花少女在  
水下的世界，她走不出水  
世界屬於水了，陸地在水下  
空虛的木椅是陸地的證據是一種生活

荷花少女  
水上的悲劇屬於異性

### 秋語

我感到一點餓，可我不知  
該不該吃東西。已經立秋了  
已經在深夜  
或許只是乾燥的信息  
玻璃杯破碎的那股意志和憂傷  
或者像多餘的選擇一樣不可思議  
正是這個時候，我推窗而立  
窗簾擦身而過，放肆又從容

秋天是有風的  
眼到之處是半遮半掩的衣飾  
眉來眼去的收割，莊稼  
自己種下的莊稼呵莊稼  
感動白色出沒  
太多的迷失，一種液體分界線  
夏娃吃的是芒果還是蘋果  
水果不能互相替代  
水果使女人的嘴最先成熟  
可我餓了呀，當懷舊的時候  
我身披一塊碎花桌布  
讓餐巾紙裸體陳列  
我在想，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在收穫的季節  
這沒有什麼不方便  
我一動不動就使用了淚水  
可淚水又被誰握在手中或者  
仍然躺在我的嘴裡

## ■瓦克

### 日子 (系列詩選一首)

#### 虛幻的風景

在夢的漩渦中我下沉  
到一個開曠的平地 四週險象環生  
戰爭遊戲在我還未站穩時就已經開始  
草是紅色的河流黑色骯髒  
我無目的往前奔跑發現  
所有的過去痛苦情感未來歡樂希望  
這些抽象的概念  
都已具體成一些渾身空白無頭透明的怪物  
在一個個籠子裡被抵押或囚禁  
記憶漸漸消失將來從不降臨一群  
受傷的男女開始向我圍攻一種慘烈  
而又母性般的笑聲在空氣中  
流動

在心理醫生面前我假裝平靜地  
說著我反復出現的夢境

她假裝關切和理解的語氣慢慢  
詮釋那些無法解釋或不必解釋的  
圖像 表情過份真誠有點勾引  
奇怪的電話讓她換了  
一個姿勢在日曆上安排我們下次的  
約會 虛假的溫柔讓我懷疑  
她跟每一個病人說一些同樣的話  
用一種固定不變的職業表情  
這樣我就覺得她不再權威或性感  
夏天狠毒的太陽已經讓我出門又有點  
頭暈

後來鄰居牽著狗在黃昏時出來放風  
兇狠對台階上在沉思和進入情緒中的我  
吼叫心裡想把那畜牲活活掐死然後紅燒  
邀請一個淑女擺上兩雙筷子將狗肉寫成  
一種純情  
當然是在晚上因為黑暗會掩飾我的  
虛偽和慌亂以及她臉上那些越來越多的  
皺紋 再在熄燈後的屋裡點上一支微弱的  
蠟燭或是就讓月光撒些在零亂的床前  
悄悄形成一種虛幻的  
風景

## ■非楊

### 一首關於秋天的詩

晚飯後，我們談到秋天

一談到秋天，玻璃窗外的風  
就吹過了屋裡的窗簾

這樣的傍晚，她輕聲說起  
一首關於秋天的詩

這時，她的神情遙遠  
我們被她視而不見

那首詩的意思，她說，主要是關於  
一片黃葉子如何從樹頂飄向樹底  
去吻它的影子

說到一片黃葉子  
她的手勢在空中飄著

她說，一片黃葉子  
就這麼飄著  
這麼飄著  
從樹頂飄向樹底，去吻它的影子

當一片黃葉子在空中飄著  
我們靜靜圍著它坐著

後來，那片黃葉子飄到地上  
她就說完了那首詩啦  
我們的窗外也就秋天啦

她的手，當然也就  
飄到窗外的風中去飄著啦  
滿天都是

這時，有人站起來  
說去開暖氣

## 讀詩的感覺時

讀你的詩 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我說不出來  
我想把它說出來

像一頭珍奇稀有動物的名字  
我記不起來了  
我說不出來  
只是 它還在那裡 真的  
在皮膚底下 某個地方 走著  
我想把它說出來

可是刀子 刀子突然不見了  
那把刀子 昨天還在的  
削那只巨大的梨  
美麗的皮切開 果汁汨汨地流

果汁淹過手和喉嚨



我什麼也不想說 我無話可說  
果汁豐滿極了 我祇想什麼也不說  
只留一隻鼻孔 呼吸空氣

後來 那頭動物就出現了  
說 它告訴我的我必須告訴每一個人  
顯然 這會令我失去 一些隱私  
甚至和一些女人的關係  
可是刀子 刀子不見了 我的刀子呢

動物 果汁 刀子 梨 每一個人 和梨的皮

我抱著頭 想這些物體  
我不抱著頭 也想這些物體  
我無法攔截思想 和太陽的旋轉  
我說不出我想說的那個東西

我疲倦

深夜 我熄燈 火焰休息  
我睡一會兒失眠  
這時 一股水流突如其來 衝口而出  
說 讀你的詩 有一種感覺  
就是想 跟你上床

我張大嘴巴  
我沒有說話

天亮之後 人們紛紛出現 你說  
我還會說過 這沒分寸的話嗎

才這樣想 那頭動物 就走遠了 真的

## ■京不特

### 小詩歌

這一夜我聽見了幽遠的歌聲  
月光像雨點一樣在桌面滴落  
夜色幽遠  
幽遠的歌聲也蕩漾在洪水覆蓋的地方

告訴我諾亞怎樣了  
告訴我風沙  
有沒有將摩西掃入山谷

這一夜我的手掌濕潤  
金屬的反光在額頭上閃爍  
我的時間如此漫長  
更幽遠的是耶穌的所在  
我的兄弟停留在河的彼岸

我的兄弟  
散落在沙塵之中  
洪水使他們無路可退，然而他們拒絕登上方舟  
耶路撒冷怎樣了  
告訴我

我願再一次聽見這一夜  
這一夜的月色  
蠟一樣的月光撒落一地  
我聽見了洪水之上的歌聲  
先知們都去了

告訴我耶穌的消息  
告訴我  
怎樣辨認我的兄弟

## ■夢冉

### 落 寞

幾經盤旋  
黃昏還是飛成鳥形  
剪影在 日落時紛紛落雪  
的街

落寞不是行人的步伐  
群居的疲憊 以及冷落  
的呼吸

只悄悄地歇下  
像一隻飛鴿自然收了羽

傍晚的雪像花一樣謝  
明明暗暗沒入水

## ■梁元

### 生命的過程

這裡的樹總是先開花後長葉子  
一如我們，先浪漫後沉思  
日影倒懸，長髮飄散，柳條在午後的慵倦中  
梳理新綠  
舊情人目光橫斜，在水底，魚泡般地吐出  
那些逝去的時光，涓涓滴滴，分分秒秒  
浮游于我，又離開我。我看見一隻纖細白皙  
的手  
拎一隻竹籃，明信片如殘雪翻飛  
所有的風流債都在彈指之間  
飛快地溜走，無法償還  
我下意識地舉起手，我聽到指尖  
傳來枯葉在風中的那種聲音

這樣的時候總是靜悄悄的  
一個季節被內部滾動的陰影埋葬  
另一個季節剛來得及一腳跨進  
瞥兩眼面壁的菩提達摩我異常冷靜地說  
此刻我不得不走，當年的那個故事激動人心  
我的腳已經踏著逐漸下沉的冷夜  
而我的手，在新出土的時間  
毛茸茸的麥尖上，揮舞著小紅帽  
一隻黑貓站在雪白的牆上神色嚴峻  
吐出鐘聲，目不轉睛地瞪著我，直到  
我的身體鑿開地面，那頂小紅帽  
就變成五月野地裡的一隻草莓

## ■希白

### 紙花

也不是美  
或者不美  
有  
或者沒有，的故事  
茶葉在水中  
慢慢鋪開

一隻青蛙  
跳在荷葉上  
抖掉日子  
積淀成琥珀，色  
在雲霧間  
我的手指向  
空中  
一隻豹子的眼  
瞄準身上  
幾個亮麗的字  
而午後  
貓正從穿堂走過  
撲向一朵紙花  
並把它撕碎

## ■伊可

### 到此為止

說出你的心情好嗎？  
我取悅你心中的我  
到此為止  
看著自己墜落的過程  
看見你力不從心

雨中的散髮酒杯上的唇印  
我捕捉你的努力，終於  
沒有成功  
風還在窗外尖叫  
而溫柔已經到期

在走的時候你居然緩緩回頭  
那湖面上的是冰嗎？

## ■詩陽

### 渡

也是一條河  
緩慢地流過了一年  
它是醒來的事物  
用時間的運作來問  
用岸的無聲來答

渡，以流動的方式脫離靜止  
穿過所有攔淺的可能性

## 反差

——給追趕節日的人們

一  
節日還有些距離  
人們擠在高樓間追趕  
錯過的起點  
傳來生命坍塌的聲音

而我坐在房間中心  
與同一個現像的影子對峙  
作好最後準備  
拆去時間的框架

二  
窗前倒掛的一束花  
將要忍受  
渴望的所有距離

各種空曠的感情從四面八方衝刺而來  
那時候  
曾經我還是坐在房間中心

## ■亦布

### 醉漢

酒醉的時候  
竟然能忘記眾人的恥笑和  
苦痛  
渴望飛翔  
我正在飛翔

真有爬的手段  
即使打劫  
也不能贏麼

是否你永遠用這種方式  
啓示  
俗，  
從此就是俗嗎

每個人都在行動  
每個人都在盼望什麼嗎

酒醉的時候  
祇想著飛翔  
或者

只有爬的手段

所有的故事  
總在  
歡笑或淚水中  
結束嗎

你愛的  
真是我嗎

## ■風子

### 關於戰爭

關於戰爭  
我不想多說什麼  
人總是要死的，而且稱為犧牲  
也許這就是生命的價值  
服從，而且忠誠

關於那些殺人的數目，曾經是我的光榮  
關於那條斷掉的腿，也曾經是我的光榮  
我曾經昂首挺胸  
人們曾經叫我英雄

戰爭是臺機器  
雙方都是為了正義  
如果戰爭來了我也不會跑開  
殺人與被殺本身就很刺激  
而且還有獎勵

只是不要讓我回憶  
甚至看看過去的照片  
那些黑白的血腥每次都令我窒息

我要再次重申  
戰爭不是我的選擇

都是一樣的生命  
我也是孤兒  
同樣渴望一個溫暖的家  
我害怕報應

和平的陽光多好！  
看著一隻小鳥從窗口劃過  
我一直都很孤獨

現在的年輕人，總是太衝動……

■《橄欖樹》網絡詩選

## ■ 遠方

### 節日的動物園

誰也躲不了  
你們  
我們  
都將被克隆  
也好  
等到分不清  
我們  
你們  
的時候  
大家扛著節日的旗幟  
把問題  
把慶典  
搬到火星上去討論  
“逗留者”號  
不已經在那兒了嗎

### 萬聖節二題

#### 南 瓜

我來自南方  
熟知你的靦腆莊重  
當然還有無辜  
在這鬼影幢幢的日子裡  
被出賣  
去作幫兇  
或者弄臣  
最後還得樂哈哈  
獨自咀嚼遺棄  
能挪個地方嗎  
拜託了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下列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 wtchan@ix.netcom.com

#### 巫 婆

我相信  
這是出於你的教唆  
孩子們敲門要糖時  
說的那一句  
才如此令人拍案叫絕  
我正在思襯  
要不要也拜你為師  
學學如何對人生  
對命運 喝問  
Trick or Treat

一九九七年十月寄自聖彼得

## ■王性初

### 關於“天”的詩

#### 天 機

很夜的夜在窗外觀觀  
總想投機點什麼  
很靜的靜在身邊盤旋  
總在掩蓋些什麼

近在咫尺的星星很性感  
垂手可及又不可及  
遠在天涯的故鄉  
半睡半醒又半醒半睡

股票的行情詭秘  
婚外的戀情曝光  
隱私被隱私得不再隱私  
保密被保密得難以保密

無法將內在的包裹揭開  
只能遠遠地欣賞  
欣賞被耕耘過的紅唇  
天機是一條血色的項鍊

1997/5/4舊金山—雪梨班機上

#### 天 窗

用躺在沙發上的目光  
對準一個四方形的靶標射擊  
視線的變幻亦灰亦藍  
獸和人都僅限模擬

有移動的獵物進入靶心  
瞳仁的來福線跟蹤追擊  
那誤闖禁區的天外來客  
無憂無慮地穿越太虛

方塊以內是無形的桎梏  
方塊以外是有形的自由  
不可捉摸的那個下午  
自己成了幸運的囚犯

1997/7/19寫於賭城Reno

## ■亞君

### 過 招

——讀非馬詩

迎面對峙  
透明面紗的  
蒙面人

他不動  
封住你  
三十六路招數  
七十二般變化

你苦苦思索  
電光一閃  
呼出的竟是：  
好一個非馬！

他微微一笑  
與你擦身而過

1997.9.12

#### 空 隙

匆匆而過的人群  
兩排摩天大樓  
擠壓著  
我揚起了頭

天空眯縫著  
藍色的雙眼  
看守住  
金燦燦的陽光——我的偷閑

1997.8.13

## ■王群

### 咒

(彌留. 內六)

一.

晴朗的黑暗裡  
一條進入你內心的密碼  
牽引你  
回到老屋  
你將一生依守的老屋  
你會感到原初的平靜  
是虛構的水  
因你已身處其中  
便會淡泊似水  
那麼你何不坐下  
順手打開窗子  
別去想鳥  
無涉于你的往事  
你聽到的真相  
總是這樣孤單

二.

我靠近你與你遭遇  
在女巫圓型的手內  
先祖的神氣  
她種下古怪的東西  
又一次成活長大  
使我突然間繞過了  
自己的風景 墮入空穴  
我沉默于斯  
傾聽故意的時間  
它會緩緩轉身來的  
煙霧也不是故意的  
從我各個維度彌散  
讓你變得困頓不安  
看不清我  
是從身邊流泄的水

## ■苦瓜

### 顏色

我將我的心塗成你看不見的顏色  
我躲在黑暗中  
我在默默的想  
你是否會找得到我

你走遠了  
你沒找到我  
你只走到我身邊  
摘了一朵引你好奇而又不知名的花  
然後走了

天黑了，風起了  
有聲音在哭泣  
大雨下了  
涮走了塗在心上的顏色  
我又看見了蒼白

一九九七年寄自福建福清

三.

其實本可以這樣  
我們輪流發球  
用語句鋪展歧義的平面  
交換一個轉  
與不轉的眼神  
而當鳥遠飛彼岸  
我卻在空中打住  
在欲咒不語的邊緣  
停留許久  
為你壓驚  
替你沉入水中  
你已不用背對著冷風  
幻成一只真的水鳥  
讓你冥想著與我交談

一九九七年九月寄自捷克

## ■劍鳴

### 太陽的竊賊

5

在夜狼撒過種子的田地上  
你飢饉的鐮刀  
正割著一行行淒厲的噪聲  
而我們沉默的胃張大了口  
正想吞食一條龐大的恐龍

那群夢遊患者  
總愛爬上最巍峨的峰頂  
在月光的海拔上去尋  
太陽的風景  
他們終於摔下  
摔成我們影子的樣子

6

你的傳教  
是另類形而上的縱火  
你揚著手上的火種說成是水種  
教人們無畏的縱身  
泳入你撒滿火種的海中

然後 你嚴肅地  
板起一張張凜然的臉孔  
說是諸神

7

你的名字是水  
冷冷流過我的唇齒  
我只好咽下  
那種山盟海誓的  
一點一滴的 冷

## ■雁翼

### 無 題

閉上眼睛  
就生出雙翅  
飛到想去的美麗  
而睜開雙目 翅膀  
便折斷了 原來  
你在囚籠裡  
向我微笑

1997.2.6寄自深圳

如何去安置  
你眼眶流出的水  
它不是屬於海 屬於河川的  
我只好讓它  
流入我體內  
去灌溉因內疚  
鬱郁成長的槭林

8

我奉上佳餚 滿席歡笑  
無微不至服侍的美酒  
我以奴婢的卑微恭順你  
你還不足夠  
最後連我僅存的一根  
人性尊嚴的骨頭  
也啃下了

啊啊！你這頭貪婪無厭的餓獅

我將在體內復活  
把千萬噸的壓力還給你  
破肚而出

## ■陳銘華

### 人魚之歌

北海有魚，日沒為美女子，善衣飾，巧令辭。

——搜神前記

星期一晚上的球賽裡  
星期一晚上的酒吧裡  
星期一晚上的酒杯裡  
星期一晚上的泡沫裡  
星期一晚上的你  
從星期一晚上  
星期二晚上  
星期三晚上  
星期四晚上  
星期五晚上  
星期六晚上  
星期日晚上  
到星期一晚上  
夜夜浮游在我  
億萬情色密度的熒屏裡

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七日洛城

### 自由神像

她真的自由地獨立在紐約港上

舉著火把  
模仿我  
眺望遠方  
據說是故鄉的  
姿勢

清晨八時的後面又排著  
一尊又一尊  
模仿她  
獨立的雕像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紐約

## ■夢如

### 燃燒的五月

如飛而來的五月  
一把鳳凰火  
便將靈魂燒成  
一片赤裸

劫後餘生的枯枝  
繼續塗寫  
斷行的詩句

愛如青果  
哭著墜落

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七日洛城

### 走向陽光

該是夢醒的時候了  
歌已唱完  
擦肩而過的流星相繼殞落  
微明中  
只有風斷續地嗚咽

無意打翻的調色盤  
在天邊塗抹一片青紫  
醞酏的夜  
大口地咯出沾血的黎明

該是醉醒的時候了  
緩緩回首  
眼角扯落一天寒星  
山巒托起火紅的太陽  
拋向地平線

一九九七年市寄自香港



## 白雪及其他抒情詩

### 阿保里奈爾作·紀弦譯

天使們，天使們，擠滿了在空中：  
一位是軍官的打扮；  
一位是廚師的打扮；  
而其他都唱著歌。

天青色高貴的軍官哪：  
聖誕節後還有漫長的一段日子，當溫柔的春季來了時，  
她將贈你以一枚漂亮的太陽勳章，  
一枚漂亮的太陽勳章。

廚師拔著鵝鳥的毛。  
啊啊！雪降著，紛紛地，  
雪降著，紛紛地。而何以不見了呢，  
我懷抱裡多麼可愛的姑娘？

### 一九〇九年

那女的，穿著紫色緞的衣裳，  
有著金絲線刺繡的襯背心  
是以垂自雙肩的二片衣料做成功的。

天使一般跳著舞的瞳子。  
她笑了！她笑了！她有著法蘭西國旗色的臉顏。

青的眼睛，白的牙齒，和紅的嘴唇：  
她有著法蘭西國旗色的臉顏。

她的無領晚服是圓的。她的髮式是很時髦的。  
啊啊，美哉，裸露的兩臂！

無論何時十二點鐘都不敲響的麼？

穿著紫色緞的衣裳，  
穿著有著金絲線刺繡的襯背心的圓的無領晚服之女，  
使她的卷曲的髮散步，黃金的帶散步，  
一面拖著鑲金邊的小小的鞋。

因為那女的太美了，所以你就害了相思病哪？

那時候，我愛歡樂場中下等的女子們  
在那兒，像每天一樣的，出現著新的臉顏，  
她們的血是鐵，她們的腦髓是火燄。

我喜歡有手段會扯謊的女子們，  
以為漂亮的衣裳和美麗的姿容是不濟事的。  
那女的，因為她太美了，  
所以我總覺得她可怕，那女的。

### 狩獵的角笛

記憶是：狩獵的角笛。

在風中，聲音，死去。



畢加索作阿保里奈爾畫像

## 出發

木葉呀，蒼白的，  
啜泣著，無力地。

有如純白的花瓣的雪一般  
降落在妳的手上的我的接吻似地，  
秋天的木葉紛紛落著。

## 變化

一個女人哭了。

E!O!A!

軍隊通過了。

E!O!A!

守閘門的傢伙釣魚了。

E!O!A!

壕溝變成白色的了。

E!O!A!

炮彈放屁了。

E!O!A!

火柴擦不著了。

而且，在我的內部  
一切都劇烈地變了。

只有我的戀是例外，  
一切都劇烈地變了。

E!O!A!

## 6 9

6 與 9 的顛倒，  
古怪的數字出現了的  
是 6 9，  
是宿命的兩條蛇，  
是兩條蚯蚓。  
好色的且神秘的數字：

6 是 3 與 3，  
9 是 3 與 3 與 3。  
是即三位一體。

到處是三位一體。

而三位一體

復與兩性論相一致。

為什麼？因為 6 乃 3 之二倍，

三位一體之 9 乃 3 之 3 倍。

那麼 6 9 便是兩性之三位一體了。

然而此等秘術尚屬未可宣布，

我害怕，難以洩露天機，

那裡往往使人畏懼又喜悅，

也許是死亡之彼岸的無窮盡。

但是今晚，不知怎的，

無聊有如外套包裹著我，

如像用陰鬱的絲綢製造了的

肉眼所不見的屍衣一般。

## 詩訊

●台灣著名現代詩人、中央日報中副主編梅新先生不幸於今年十月十日因肝癌逝世，享年六十歲。梅新在美國華文詩壇的新舊朋友極眾，《新大陸》詩刊於十二月號安排了一個〈梅新紀念特輯〉悼念。

●本刊編委遠方新詩集《異化的地平線》經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全書一百五十六頁。有鄭建軍序，李天元跋及作者後記等。

●本刊名譽編委黃奇峰的新詩集《空瓶集》已於最近由洛城作家出版社出版。

●芝加哥詩人非馬最近又增加了他個人網頁的內容。除繪畫及雕塑外，詩作分成中、英文兩大部份。英文詩作主要選自他去年在美國出版的詩集《Autumn Window》（秋窗）及一九九六年的新作。中文部份則分成六十、七十、八十及九十年代詩選。網址是：<http://users.aol.com/marrfei/bmz.htm>。

梅

新

紀

念

特

輯

# 等待你的舍利子

——我得知你的遺言僅是“火葬！”

● 鄭愁予

我們是來送行的  
只有你知道有那麼一個  
方向 或者你並不意味去何處  
只是想要  
暫時離開我們

你用慣常戲謔我們的一笑  
選擇燃燒的方式  
(並不是挑戰我們!)  
只是讓我們坐在火的前面  
像孩童仰視龐大的鳳凰木  
驚異生命燃燒竟如烈日的遊戲  
這辛亥之版本也是憂國淑世的道場①  
而你並不欲淹留  
你選擇燃燒的方式  
是這大時代的火燒得你夠久了  
繼續燃燒……使你更為完整  
你白楊的修長乃有飛的起勢②  
你的濃髮 可以任意散開  
(比之屈原的濕重要飄逸的多了)  
而你不必忍著傷口 風化成泥③  
后土的半身像豈不侷限你的  
全身而退  
你也許回首吐煙圈 暗示我們  
我們能走的路還剩多少……④  
我們排排坐在這兒木訥難堪  
是你安排了我們上演椅子與猴戲⑤

然而 我們也並不是等待  
你的舍利子  
你在燃燒之前已悉數給出  
你的詩 你的詩  
光潤的形象而內含悲憫  
這正是舍利普濟的象徵  
而舍利子三種顯靈的顏色⑥  
正是你的情懷神貌

其白 是長身風骨  
其黑 是濃髮的豐鬱和情重  
其赤 是你的心永遠赤子

在你火葬之前  
一九九七的台北正進行著  
悲劇大競賽  
現代詩社  
從舞台上捧走  
金鼎獎⑦  
而空鼎是飢餓的  
在遊子望歸的路上  
山後的家鄉  
媽媽的炊煙升起⑧  
半個世紀終又  
團聚了  
豈非也是人間  
永恆的喜劇

注釋：

- ①梅新散文集書名。
- ②梅新詩的“白楊”自喻。
- ③出自梅新〈詠石〉。
- ④出自梅新〈課長的前途〉。
- ⑤出自梅新〈椅子〉。
- ⑥舍利子為佛身變化後之晶粒，呈三色，骨色為白，髮色為黑，肉色為赤。梅新生前很愛惜他濃鬱的美髮。
- ⑦梅新主編中副連獲四屆金鼎獎。
- ⑧最後一節效梅新句法，雖引用其名詩〈家鄉的女人〉詩意，並無神似之處。梅新病篤的時候，友人不告我真相，就像他們瞞著梅新本人一樣。待我電話素貞一切證實，我僅得知梅新的兩字遺言：“火葬！”在不可置信和自我哄騙之後，疾寫了這首檯前朗誦的詩，原題〈在你火葬之前〉，算是參加了你葬禮。

# 為老友梅新逝世而落淚

紀弦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忽接秀陶自L.A.打來的長途電話，驚悉梅新已於十月十日這一天走了，我非常難過，忍不住哭起來了。秀陶問我，商禽有沒有打越洋電話給我，他曾向他問了我的電話號碼。我說沒有。由此可知，秀陶是從商禽那邊知道了這個壞消息而馬上通知我的。我就和他相商，希望能在我們的詩刊《新大陸》十二月號上出一特輯，以紀念我們的老友。他說他很贊成，這事就交給他和銘華去辦理好了。

在台灣，梅新很早就和我相識了。確實的年月我已不記得，大約總在李莎、方思、葉泥、楊喚、鄭愁予、羅行、楊允達之後，當我創辦並主編《現代詩》季刊時，他因投稿、通信而和我結交的。他也是來自軍中，和沙牧、曹陽、商禽、辛鬱、痲弦、楚戈、朱沉冬、張拓蕪等情形一樣，都是十分受我重視而成為詩刊主要的作者

。我把當年《現代詩》、《藍星》、《創世紀》三大詩社的詩選手一概稱之為“中年的一代”，乃是台灣詩壇之中堅或台柱，他們大家都有資格暱稱本人為“老朋友”。唉！如今梅新走了！怪親熱地叫我一聲“老朋友”的又少了一個！

梅新本名章益新，浙江人，小秀陶兩歲，今年滿六十，還年青得很哩。他離開軍隊之後，又去讀大學，然後服務於新聞界，直到病逝。最近這幾年，他主編《中央日報》副刊，請我為他寫稿，我經常寄點散文和詩給他，發表於《中副》。我一向尊重編者的取捨之權，決不以一個“詩壇大老”或“文學大師”自居。我要求梅新看我的詩比一般投稿更“嚴格”，凡“品質”較差的就退回，千萬不可顧及“友情”，以免把我的“壞詩”發表出來令讀者失望。我和那些自以為放個屁都香的所謂“名家”大不同：一旦收到退稿，他們就會懷恨在心，早晚要報復的；但我決不生氣，我認為這才是愛我的表現，因為朋友是一面鏡子。梅新這邊固然如此，痲弦那邊也是一樣。從前他們投稿《現代詩》，那叫做以小事大；現在我投稿《中副》和《聯副》，這叫做以大事小。是的，以大事小，我的那首新作《大小論》，老友馬朗很欣賞。

一九九六年我應邀回台北開會，和梅新、痲弦等在一起玩了一個星期，喝了不少的金門高粱，非常愉快。這是由《中央日報》主辦，梅新策劃而召開的一次很成功的會議：“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到有台灣、大陸、香港、海外各方面的代表三百人之多，可說是盛況空前，頗有收穫。當然，梅新是功不可沒的。他在會場裡外跑來跑去，精神很好，身體也相當的強健，一點兒病容都沒有。怎麼搞的？事隔一年，他竟死於肝癌，走得如此之快，我硬是不肯相信！

我手中有一張相片，十分寶貴，那

## 梅新傳略

梅新，本名章益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三日生於浙江縉雲。一九四九年避亂抵台。曾入伍，官至文書上士。退伍後，先後考入花蓮師範師資班及淡江法文系，後轉入文化新聞系。大學畢業後，任《幼獅文藝》編輯。

曾任職於聯合報、正中書局、《國文天地》雜誌社社長、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副刊中心主任、主筆等職。一九五五年開始發表詩作，一九五六年加入現代派，一九六六年與張素貞女士結婚，育一子一女。

梅新著作包括：詩集《再生的樹》、《椅子》、《梅新自選集》、《家鄉的女人》；散文集《正人君子的閒話》；文學評論集《憂國淑世與寫實創作》；採訪集《從北京到巴黎》；雜文集《沙發椅的聯想》，另有詩集及以“魚川”為筆名的詩評論集正在整理中。

是一九九三年我滿八十歲時拍的。一群詩人，來自台灣，要到美國某大學去作專題講演和詩朗誦；路過舊金山，帶了酒來，順便為我祝壽，盛情可感。於是馬朗、張和我三個人作東，聊盡地主之誼，宴請各位老友於三藩市有名的“滬江大飯店”。影中人，自左至右：張默、馬朗、洛夫、紀弦、梅新、張瑩、管管。拍照時，我左手擁著梅新，右手抱著洛夫，瞧！我們大家多麼親愛！我們以詩會友，毫無利害關係，更談不上什麼“意識型態”之爭了。而梅新笑嘻嘻的，那神態，多麼有趣！我今年滿八十四歲。怎麼搞的？四年前，照片中七個人，竟少了一個，你教我怎能不落淚呢？唉！梅新，如果上帝允許，我是多麼願意，把我這太長的壽命，分幾年給你。

《現代詩》創刊號出版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一九五六年一月組成“現代派”；一九六二年解散之。一九六四年春《現代詩》停刊。從此以後，我就只出詩集，不再辦詩刊了。一九八一年六月，由梅新發起，復刊《現代詩》，林泠、羅行、葉泥、羊令野、張拓蕪、辛鬱、商禽、羅英、季紅等全力支持，然後又徵求我的同意，當然，我點了頭，《現代詩》復刊號，遂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問世了。他們編、印得都很好，經費方面也有辦法，這可說是台灣詩壇近年來的一件大事或喜事。可是，這一份二十三開本，每期厚一百數十面的復刊《現代詩》，出到第八期之後就暫停下來了。那是由於梅新、羅行、羊令野他們都要工作，為了生活都很忙，實在沒有時間的原故。於是從第九期起，就交由陳克華、零雨、鴻鴻這些青年人繼續編輯出版下去。但在今日之台灣，這些青年人也很忙，所以季刊變成半年刊了，這當然可原諒；只是

開本的長方形和編排式樣的古怪，這一點，我瞧著不大習慣罷了。而總之，半年刊也好，甚至年刊也好，只要一期跟著一期的出下去，我想，第一個提議復刊的梅新，如今雖已作古，他在天之靈還是可以得到安慰的。

說到梅新的詩，我對之有一份特別的喜愛，因他觀察自然，體驗人生，處理題材，往往採取一種與眾不同的“角度”與“手法”，而給人以一種意外的驚喜。例如〈入夜事件〉（復刊第二期）：

六月  
窗外  
空無一物的花台  
竟然  
有蟬

我先是  
倚窗而聽  
然後是  
開門  
尋聲

妻在背後說  
那不是蟬  
稍後  
我也發現  
那不是蟬  
但是  
是什麼呢

這就很夠你去想想的了。又如〈春風〉（復刊第一期）的最後一節：

風裡的  
春雨  
是

斜  
斜的

宛若  
少女的裙擺

不也寫得很美嗎？而這只是隨手在《現代詩》復刊號及第二期上抄下來的一首和一節。單看這些，就也已經可以讓你看出他的風格之一斑了。簡潔明快，而又相當含蓄，所謂言有盡意無窮，這一點，他是做到了。他在復刊第四期上發表了一首〈醃酸菜〉，十分有趣：

人生就像醃酸菜  
先將你風乾

“風乾”了之後，那就要“搓”了；“搓”好了之後，那就要“醃”了：

人生就像醃酸菜  
在缸裡  
變酸

當然，這是他自己的經驗；而我輩中老年人，又有誰不是曾被“風乾”過，“搓”過，“醃”過而終於“變酸”了的呢？發表在復刊第五期上的一輯六首，其中以〈少女〉一首為最美：

美麗的少女  
是這個世界的微笑  
我望著她們  
我的心  
似一碗端不穩的水  
搖晃著

另一首〈鴿子〉，更可以當傑作之稱而無愧：

將一隻垂死的鴿子  
用力摔向天空  
這是治療鳥的創傷  
最好的方法  
即使治不好  
讓它在高空  
再翱翔一次  
也是  
最好的葬禮

此外，發表於復刊第九期上的一首〈奇石〉，也使我讀了為之擊節不置：

得自山中的一奇石  
形狀似虎亦似獅  
石中的紋路酷似地圖中  
我曾自那兒經過的長江和黃河  
彎曲處隱約可聞蕭蕭風聲的那  
一條  
匍匐於中國山巔峻嶺上的長城  
吧

從一塊石頭的紋路上看見了長江、黃河與長城，而且還聽見了“蕭蕭風聲”，這不就是由“靜觀”與“洞察”而得來的一種境界乎？是的，靜觀與洞察，這能力，唯詩人有之。十分遺憾的是，當年我主編的《現代詩》，從創刊號到第四十五期一全套，都已被方思借去，至今尚未歸還，所以我就無法把他早期的好詩抄下來給大家欣賞了。幸而好，我手頭還有他一部詩集和一部詩選，那便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由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印行的《家鄉的女人》和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梅新詩選》。他那首有名的〈風景〉已被收入詩選中，其第一至第二兩行

不成風景不入山  
入山成風景

以及第六第七八九行

我不風景誰風景

昨日黃昏謁風景  
今日黃昏謁風景  
發現自己更風景

實在寫得棒極了。另外，詩選中還有一首〈舊事〉，也寫得很動人。朋友們一致認為這兩首都是他的代表作。而在詩集中，他一共寫了三首“家鄉的女人”，三首都很不壞，而以“之一”為最好，簡直可以稱之為神來之筆：

家鄉的女人  
總是醒在  
家的前面  
家  
總是醒在  
黎明的前面  
天還未亮  
我們家的  
屋頂先醒  
一縷縷的炊煙  
自我們家的屋頂  
升起  
乳白色的  
還有女人的髮焦

“之二”和“之三”亦皆有其可取處，為節省篇幅，就不一一抄下來了。而總之，梅新的這三首“家鄉的女人”，我百讀不厭。梅新在詩集的後記中，說了下面的一段話：“前年我回家探親，家鄉的女人已不是我兒時記憶中的女人。記憶中的女人，似乎有一種生活在傳統規律中的秩序美。女人容忍、操勞的美德，全都在那規律秩序中表現了出來。也許我詩中描繪的景象仍然存在；也許是我停留的時間太短了，無法重溫兒時所看到的家鄉的女人的種種。”由此可知，梅新這三首“家鄉的女人”，完全是根據



一群現代詩人於一九九三年紀弦八十大壽時在舊金山為他慶賀，照片左起：張默、馬博良、洛夫、紀弦、張瑩、管管。

# 你是聽了誰的呼喚？

● 商禽

他兒時的記憶（特別是母親的形象與美德）寫出來的。當然，如果他沒有回家探親，也許就很難喚起這種非常之寶貴的記憶了。我認為，梅新詩中所描繪的景象，那種至極可讚美的中國農村婦女的典型，不僅在他們南方，而且在我們北方，甚至全大陸，全台灣，是“仍然存在”的。雖然表面上的生活方式已今非昔比，但是那種內在的傳統的美德還是不會改變的。所以說，把握住這一點，梅新的詩，雖然產生自其個人的經驗，但是離開一人之手，而成為眾人之所共有，這就在其“普遍性”的一點上獲得了成功。作為我的老友之一，而也是代表台灣詩壇，作為“中年的一代”之一，我深知梅新寫詩最忌與人雷同，絕不模仿他人，完全是他的獨創，而且一點也不受洋人的影響。他的詩，可說是一種具有中國文化之特色的現代詩，既是中國風的，而又有其與眾不同的個性之表現，這一層，最是他的長處，他的優點，我由衷地欽佩。是的，人去詩留，詩人是不死的。然則，老友，益新兄啊，你靜靜地睡吧。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寫完於美西堂半島居

梅新就這樣走了，真是令人難以釋懷。

我與梅新相識，已整整超過四十四年。第一次接觸是詩篇，兩人的詩同刊在《現代詩》季刊第10期，那是民國四十四年夏。兩人的詩同時出現在一個詩刊上並不奇，巧在同一頁上；他在屋簷上，我在樓板邊。真是神交。

因此，當我們兩人在第二年夏季，“現代派”加盟大會上相見時便自然感到特別親切了。加盟會來人很多，但梅新在人群中頗特出，高而瘦，眼睛瞬巴著，鄉音重；啊，羅馬！啊，梅新。而彼此就互唸對方的詩。

那年梅新才十九歲。和我同一期發表刊在同一頁的那兩首詩，據梅新自己說是他正式發表的第一次，當我要唸時，他有點不好意思的打斷了，而今想要大聲的把其中一首唸出來。

這首題為〈殞星〉的詩，好像沒有收入他的選集，恰好我最近整理舊《現代詩》刊找了出來。天啊，怎麼正好就是這一首？

殞星啊，你是聽了誰的呼喚？

你沒有對藍天感到留戀嗎？

在群星的睥睨下

我終於看見你

發出瞬間的強光而化為灰燼

那強光啊，連日月都為之黯然失色。

啊啊，今夜，我為你的悲歌慷慨

而創造了一個新的認識與嚮往。

唉，老朋友就像殞星一樣消失在天邊，教我如何能釋懷？

## 梅新手稿

從和平飯店出來

在海上轉了一圈

回到和平飯店的風

腳上仍響着

如鐘的浪聲

離開和平飯店時

你是七月天

輕搖芭蕉扇的

穿堂風

斯文而優雅

是羅裙和錦袖的

最愛

從和平飯店出來

我們相遇於門敞的刹那

你抖着身上的雨水

我感到幾分寒意

今秋聽到你患病，想寫信給你。但信尚未寫，你已走了。是十月十日。走得實在猝然。我悵然久之。想來想去，覺得還是要寫給你。

今年二月六日，你由台北打電話來，有事相問，還談起我的詩。當時有寄稿之約。但我因事因病，遲遲方寄。現知稿達之時，你已病重。實在不該麻煩你與你的同工了。

你接編中央日報副刊，副刊即有起色。海天遠隔，你我非朝夕可以隨時見面。我一直想告訴你：副刊編得很好。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你寫信給我，說：“因忙，使我無法專心創作，這是我長感苦惱之處。”同年九月二日你又寫信，說：“二十年來，我生活得很艱苦，退伍、唸書、覓工作。初見您時，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現在已需要老花鏡幫助才能看報寫信了。”同年十二月廿四日的信中，你寫著：“人的一生實在寫不到幾首詩，寫了二十多年的詩，只有這點成績，對自己也難以交代。”當時你已出版二本詩集，《再生的樹》（一九七〇年）與《椅子》（一九七九年）。這以後你還有著作，《梅新自選集》（一九八五年）與《家鄉的女人》（一九九二年）。希望你還覺愜意。你一向以寫詩為專志，不改詩人本色。其實，人們都為謀生而耗費大半光陰。真正從事一己所喜好的，反而時間甚微。你我亦不例外罷。

你那時編《復刊現代詩》，來信說：“我個人卻有意使它成為‘現代詩的實驗室’，使詩這樣進入文學史的劃時代的作品，都

是經由我們這個‘實驗室’實驗成功，再移植到其他大眾刊物，如副刊等。”（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信）你接著就說：“可是‘實驗室’需要有良好的土壤，詩刊的土壤，無非是翻譯西方現代詩的經典作，以及嚴肅的批評，與有成就的詩人不斷創新的精神。”你編詩刊的抱負與灼見，由此可知。

你又要我創作、譯詩，寫散文、評論等等。你在一信中說：“為了中國現代詩的前途，您應該多做些建設性的工作。”（一九八二年九月廿五日信）我深感你期待之殷，而愧無以為應。我亦忙於生活，不易執筆呢。

想起來，你我僅有三面之緣。第一次在台北，三葉莊咖啡屋。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後來你寫了篇文章〈念方思〉，描述當時情景。此文發表於《南北笛季刊》第二期（一九六七年六月出版）。開始說：“沒有新人可懷念，只好去懷念舊人。”文中先後提及亞汀、柏谷與覃子豪。他們亦是我欣賞的詩友，已先後早你走了。你說將我的詩集《夜》翻讀得“書皮早已脫落，內頁也變得黃黃的了。”我自有如知音之感。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信中，你曾說：“您的詩文我一直都很喜歡。因此，不僅常懷念您，且希望再見您。”

我們終於又見了面。是你初次來美，到紐約。我邀你午餐，在曼哈頓勿街一家所謂的湖南館子。我覺得你心情很愉快，當時你接編中央日報副刊不久，一切順遂。我也為你高興。

一九九五年八月，你來紐約。借哥倫比亞大學的肯特堂(Kent

Hall)第四〇一室，你約集多位作家、學者，座談“文學與土壤”，與會者有琦君、彭邦楨、周策縱、唐德剛、夏志清、王藍、王鼎鈞、叢甦、王渝、宋淑萍等。我亦在座。是在八月十七日下午。會後你在附近一家Hunan Garden餐館設宴二桌。你就坐在我的左邊。你的右邊是你的女公子光霽。你又說起當年。我問光霽，知在芝加哥大學研讀社會學。我提到Robert Park，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領袖之一。並介紹她讀Lester R. Kurtz寫的Evaluating Chicago Sociology一書。又與光霽談Lincoln Park，芝加哥優美的住宅區，她當時就住在那裡。這就是你我晤面的第三次。

人生是聚少離多。就是親生兄弟，相見豈是容易。你懷念舊人。我感你這份心情。好多台灣舊友，昔年一別，就不再見面。而詩人如覃子豪、李莎、亞汀與柏谷，竟已都走了。所以，在紐約你我又相晤兩次，亦是有緣。值得珍惜。

你寫詩〈風景〉，想這是你自己喜好的一首，剛好我最後寄你的詩〈季節〉，內裡亦有風景。任其自然，我感覺富饒——這風景長駐心中。不論明日入山的那位，是否唯一的遊客；梅新，你走了；願你“任其自然……有豐裕的生命”。



# 地球的眼睛

據說，台北的天空今天出現一陣罡風，把一架力士型的巨大運輸機也抖落下來了。

我說，台北的天空今天確實有一陣罡風，把地球一隻眼睛也吹得含淚失明。

梅新，我的最親密的摯友，我所最敬佩的詩人，在我們最不會想到他要走的時候，就這樣悄悄的走了。在我們前兩天交談時，樂觀的話語還留在耳際的時候，他就告別了這個人世。可惡的癌細胞，你們算什麼英雄？專會在乘人不備的時候，性急的奪人性命。可怕的病魔，你這算是那門子的凶狠，專幹這種偷襲得逞的行徑。

梅新在我們這幫草莽出身，不學無術的文人中，是唯一最有自覺，最懂得唯有力求上進，才能在這競爭的社會混得一口好飯吃的人。由於積極進取，他有旁人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抱負。也就是在四年前的這個時候，他寫過一首散文詩〈眼睛〉。這首〈眼睛〉當時曾令我的眼睛也為之一亮，詩好得令人擊節，表露的志氣也高得嚇人，祇是有一點不太吉利，他說他要當“世界的眼睛”，而且他強調這是他“在思考他死後的事情”。那時他正把“中副”改頭換面的編得有聲有色的時候。為了使版面活潑充實，各種新鮮的點子紛紛出籠，常常把他相中的作家趕得團團轉。為了獲得一些海外名家的作品，會不辭辛勞的美國、大陸四處奔波。沒有那個副刊主編會像他那樣辛苦。他還悄悄的透露，他忙的不止如此，還要半夜爬起來寫詩，因為詩總是夜半來，天明去，他得好好把它絆住。我當時就懷

## ● 向明

疑他那裡還有時間“思考他死後的事情”。

接著我就把他的詩讀下去。詩的奇想確實吸引人，原來他所思考死後的事情，是指他死後“眼睛”的去處。他的奇想是這樣的，他說：

“我死後請把我的眼睛連血帶肉的取下，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阿里山，或玉山山頂，找一塊蒼勁挺拔的岩石，像原先嵌在我臉上那樣，將它嵌在岩石上。因為地球還沒有一隻眼睛，因為我一直想給地球一隻眼睛。因為別人在我母親面前總是誇我眉清目秀，氣宇非凡。那麼，將來我的眼睛成為地球的眼睛以後，地球也就變得眉清目秀，氣宇不凡了。”

讀完這首詩，我就感覺梅新對這世界的責任感駝負得太沉重了。存在時拚死拚活的美化這世界不說，還期許要在死後付出身體的剩餘價值來改造世界，不管這事會不會成真，有無可能成真，就是這種想法，有這麼一首詩，也就獨具慧眼，足為世界所驕

傲了。我馬上給他掛了一個電話，我說你這首言志詩足可以比擬文天祥在〈正氣歌〉中“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的悲壯，已經很少有人肯這樣表白了。想寫的人也苦尋不出這麼鮮活且有創意的感人意象。不過我們既然還活著，就要先為活著打算，你那樣拼命的工作發狂，絕對不正常，還是顧惜身體要緊。他的答案總是先嘆一口氣，然後連續幾個“對呀！對呀！我們輕鬆，輕鬆，你來我請你喝咖啡。”大概有人陪他喝杯咖啡是唯一的輕鬆了。像這樣我勸他放輕鬆點，別太認真，他回答我要去喝咖啡的話，不知重覆了多少次。就在他住院之前約十天左右，我還電話問他，外面傳言說他有病，到底有沒有這回事。他還若無其事的說，我現在能吃能喝，體重也沒減輕，沒事哪！別聽他們亂傳。你來我們喝杯咖啡。

八德路是單行道，從我這吳興街去非常不方便。我這次沒再去喝咖啡。再見到他時是在榮民總醫院。以後是再見不到他了，但是他那想成為“地球的眼睛”的遺願，已用他那首響叮噹的詩實現。

哥分校與中美詩人朗誦詩作神情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六日，梅新在加州大學聖地牙



商禽在電話的彼端，聲音輕柔而和緩。我在電話的這一頭卻起了極大的震動。那是絕對沒有想到的事。首先，我從未曾聽到過梅新生病的事，而他從得病到去世的時間又是那樣的短暫，所以對我而言便顯得極其突然了。突然得幾乎像是橫禍一樣，像是撞車、空難一樣。

梅新同我相識四十幾年。第一次見他時是現代派在成功中學的一間教室召開的聚會上，那時他還是一個小兵。很多人，譬如說黃荷生同我都還是高中的學生。大家都是剛開始寫詩不久，顯得比別的人新而幼。相識時除卻心中也略帶幾分仰慕而外，言談交往時多是玩笑而且言不及義的。然而卻永遠透出一種親熱，不同於別的朋友。

而後，在台灣的十餘年，我們也曾多次相會，我也隨同商禽、楚風等人一樣叫他的渾名，因為詩詞中常有劉郎如何如何的句子，我們先是戲稱他為章郎，因為他姓章的緣故。當然這是討他的便宜。但被稱為蟑螂，他雖常是惱惱的，但也並不生大氣，仍然一貫笑迷迷地。

一九六六年我離開台北，一九八五年，廿年後才又第一次同他在台北相逢。那是個下雨的晚上，我無處可去，正在旅店的房內抽大麻，他來了。興奮地告訴我現代詩復刊的事。並且說你是從現代詩刊上出身的，你不能不支持。然後又問你抽的是什麼煙，怎麼味道這麼怪？我聽了大笑。隨手在膠袋口抓了一把給他，叫他回去自己試試。後來不知結果如何？

一九八八年他來洛杉磯拜會這邊的作家，又帶了女兒同行。我

們見面、交談便不得不規規矩矩地正經了。後來有一次他又來洛，我還陪他去了一趟紐約，記得還帶他按址去拜訪夏志清。夏是文壇名人，梅新還拿出傻瓜照相機，由我這個傻瓜來拍了幾張他們的合影。然而這一幌眼又是差不多十年了。這之後他便一直自《新大陸》詩刊上轉載我的創作同翻譯。我也不時地收到中副寄來的小額支票，那一陣，我買酒便買得勤一點。

然而壞在有一次，我同他坐在機場附近的一間酒吧內聊天，他問我：

“你怎麼受得了一直這樣沒沒無聞地寫？”

“詩是我的興趣所在，就像我喜歡聽音樂一樣，幾曾有人聽音樂還出名的？”

“我得回台北去發動人替你寫批評文字，捧一捧……”

當時我笑了一下，未置可否。那叫我如何開口呢？拒絕麼？豈不是不識抬舉？鼓勵麼？那豈不是厚皮？

梅新還真的說到做到。一九九五年頭他剪了一份中副寄來，是一篇從不認識的人寫的評文，讀到謬讚時，我的兩扇耳輪發燙；讀到評時又彷彿背心作癢而自己的短肥手總是搔不到。於是拿起話筒，撥到台北找他。電話中我指出魚川這個評論家不行，沒有學問，這也攪錯了，那也會錯了意。我一輩子最討厭超現實派，這位魚先生居然說我的玩意是超派作品，荒唐……

沒想到這個混人秀陶，這下子可把人得罪了。而且得罪了自己還不知道。既不知道魚川就是梅新，當然也不知道珍惜他的一番好意。你在洛杉磯猛寫歪詩，國

內無人識你，現在老朋友寫文章捧你，你居然不知好歹，還要在捧場的文章中挑骨頭，還有比這叫人更難忍的麼？

於是這一惱便是幾年不理我，信不覆，連每年我寄去的賀年卡也不理。我先還是一頭霧水。直到向明來洛，我提起這事，向明才告知我，梅新在寫文章時便化名魚川。一時之間，我真是又恍然大悟，又傻得瞪眼了。

而後的這一兩年我便在一種深深的自責中過著，一邊想：何時回台北，如何地負荆請罪，如何地再重修舊好……

然而，梅新不給我這個機會，梅新不耐煩等，梅新就是要叫我這個混人，作錯了事，說錯了話，永遠得不到原諒，永遠在心裡覺出一種刺痛，直到這個混人的死亡才算數。

Nov. 1997, Village Green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同時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 ——紀念梅新先生

中年的時光，日常所見，除了平淡、刻板的日子匆匆流逝外，大抵是負面的物事，見於電視、報紙的，無非是謀殺、戰事、詐騙、政爭、綁票，如此等等。訃告欄怕是唯一的例外，照例羅列死者的諸多好處。這麼一來，便令人對人性的罪惡一面因熟悉而麻木。

於我呢，則會對與之相反的光明一面，分外敏感起來。偶爾的一點“好新聞”，便令我感恩不盡，覺得單是為了這電光石火，也不枉為人一場。

前幾天目睹的一個絕對不驚天動地的場面，更教我覺得倘若不幸當上了詩人，也不全是晦氣。

事情說來也夠簡單，台灣的著名詩人梅新先生來美旅遊，他與在芝加哥大學念社會學，正在攻博士學位的愛女一道，參加洛杉磯的一個旅行團，到了舊金山。他在途中給我打電話，說在舊金山只停留一個晚上，時間很急迫，沒法會見親友，但務必要見見紀弦老人，請我幫忙。他與紀弦，並非親戚，但交情非同一般。早年紀弦從大陸到台灣，一邊當清貧的中學教員，一邊節衣縮食，自資辦詩刊，發掘和培養了大群的青年詩人。今日台灣詩壇，紀弦所稱為“中年的一代”的詩人群，已各自以其數十年的奮鬥，以夏夜群星一般的優秀詩篇、詩集、詩刊，成就了詩史上的一代風流。紀弦自然是對當代現代詩運動貢獻最大、資歷最老的一位“祖師爺”。但是，紀弦早在近二十年前已移居海外，寂寞地居住在“蜜兒不來”的老人公寓，對熱衷於功利的現代人而言，

他已是“過氣大佬”，既無錢辦詩刊，也沒足夠本錢去提拔、去引薦新人，沒有多少利用價值，昔日高朋滿座，酣飲而嘯吟的場面已不再，在報刊上揮“現代派”帥旗叫陣、論戰的雄風不再。這位年滿八十，當年詩人群中又頑皮又可親的“老朋友”，已被島上的詩人忘卻了。好在世風雖勢利，也似乎總有一些心存友情的忠厚人在，梅新就是一個，他如今位居台灣一家大報的副總編輯，詩也儼然成一大家，何曾有求於紀弦老人。風塵僕僕，輾轉來此，為的只是溫暖一下老前輩落寞的心。

經過我的安排，梅新先生父女與紀弦先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館見上面。他們並沒有什麼熱情的動作，都畢竟是飽經滄桑的人了。

梅新握著紀老的手，久久不放。紀老即鄭重聲明：“我這個‘老朋友’，只梅新這一群人能叫。”梅新鄭重邀請紀老回台，參加《現代詩》刊的紀念慶典，說這台戲的主角是紀弦，他不回去就唱不成。

紀老說太太身體不好，不放心。梅新說兩個人一起回去，省得兩頭牽掛。紀老又說牙齒掉得差不多了，臉孔不英俊，徒然丟人現眼。梅新細細看過之後，說不然、不然，還是很有風采的一副臉孔，只要不張口大笑就絕無問題。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

梅新這位“形象顧問”又說紀老這棒球帽硬是了得，戴上它，不但不虞頭髮之白之稀，且富有體育精神。至於回台機票，早已有準備云。

這麼半開玩笑半正經地連勸帶

求，終於使老人鬆了口，答應回去一趟，但仍要到上了飛機才算數。

說到這裡，梅新喚過女兒，要她與紀弦爺爺照個相。梅新對這位曾在台大社會學系以第一名畢業，現在領著全額獎學金的愛女說：“你啊，正在與文學史上一位名人合照，機會難得啊！”接著，梅新動情地說：“我們這位‘老朋友’當年提攜了多少新人，他絕不獨沽一味，而是兼容並蓄，不管你是什麼派，屬於什麼社，只要寫出好詩，他就喝采，就採用。林亨泰那些典型的現代主義詩，就是被紀老看重而在詩壇露出頭角的。”說著，滿懷感激地握著紀弦的手。

會面短暫，卻令我這個旁觀者感慨至極了。人們畢竟有真情在，尤其是在那些以生命寫詩的真正詩人之中，這種至純至善的友情仍在相談、相期之中散芬芳。詩壇前輩梅新先生在漫不經意之中給我上了比詩更重要的一課。

一九九四年三月

後記：

驚聞我素所敬仰的梅新先生去世，不勝悲痛，特抄出舊作，以作紀念。

一九九七年十月

## ■非馬

### 宇宙膨脹論

——悼詩人梅新

漆黑的天空上  
一道美麗的光弧

一顆流星！  
我們歡呼我們嘆息

但豪邁的詩人頭都不回  
徑自御長風破巨浪  
繼續他

夏天裡過海洋  
胸懷中真歡暢  
詩的飛行

1997-10-16于芝加哥

## ■王性初

### 哭梅新

為何並非梅花落英的季節  
有一瓣清新凋零在十月  
淚水無法安慰活著的詩歌  
韻腳的太息時斷時續

幾年前的那場相聚  
是金山華埠茶樓的笑語  
邊品茗邊交換信封的歸宿  
純淨的友情醞成了佳釀

今年春節的那場重逢  
是台北爆竹的歡欣  
忙碌的身影瀟灑地忙碌  
快門的檔案竟是訣別的永遠

將這首詩安放在你的靈前  
讓懷念棲息於你詩歌的國度  
懷念並非梅花落英的季節  
有一瓣清新凋零在十月

九七年十月二十日於舊金山

## ■陳本銘

### 手術台的另度空間

——悼詩人梅新

誰都知道，手術台的面積和棺材十分學生。空間，不外是躺身上去就所剩無幾了，比一張單人床還要吝嗇。

當你被往前推，走廊上的一方方燈飾從鼻頭一一殞落在你生殖器的後端，那邊是張大了嘴的黑洞，等待將以前和現在的一切完全接收。你被停下來在升降機之前，按鈕，把親人的臉色隔離，然後，升上去如攀另度空間。

其實手術台是結了冰的一面海，預謀了走著走著就會下陷的結局，就會聽見湧動排擠而來的靜默，漿一樣黏吮著你。而且有一隻似乎的手硬把你往下拖，待你掙扎又稍為放鬆，最後，還是扯將下去。不著力的漂墜，浮游，經過冷冽的水層，漸次進入濕濕的渦道，四周有羶腥的氣味，從黑的黑裡散發開來。

我自自然然蜷曲起來，以生命最初的姿勢。

其實手術台是女體的子宮。一些蒙了表情的刺客下手一刀，在你身上陰暗的部位及刻生字的起首和死字的始筆，劃出一道回返的途徑，你便從生理的狀態返回精神的內層。沿住隧道一樣的水漩前探，追逐著漂浮明滅的光斑，失重於一面鏡的裡邊。我看見我自己，赤裸的冰者，在藻叢間往返浮游，有時張口喊叫，但是無聲。似乎也覺著我的存在，你向我游來，直至避無可避地面對，在你不斷擴張的瞳仁裡我看到愈來愈清癯的自己。

髮開始無可抑止地生長；以及鬚子。最終你必得穿越另莽阻路的的藻叢去飄泊或搜尋。

九七年十月六日初稿、九七年十一月中旬定稿後記：

這詩寫成在我手術後的第四日。十月十一日在家裡接得秀陶的電話說：梅新已在昨日過世了。心裡慟慟，記得三年前梅新二次來洛探女兒，大家聚在一起吃韓國烤肉，飲米酒、啤酒。打開詩的話匣子，談鋒如亂箭，四下漫飛，好不過癮！他和秀陶是老友，是香醇的米酒；我們卻是新交，是易拉罐中的異國風味的啤酒，無論怎樣多飲都一樣“High”的。梅新曾提議說：過些日子，退休下來，大家設法組團到越南去，在那邊的大學辦幾次詩朗誦和講座會。這是好主意，祇是他走得過於倉促，而且去的地方又太遠了。除了悼念，一切不及。

# 梅新五首詩的英譯

● 葉維廉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安排了五位台灣詩人——洛夫、張默、管管、向明、梅新——加上我自己六人，在聖地牙哥的加州大學作雙語朗誦，因為隨後還要到新墨西哥州的聖塔菲和紐約等地演出，我特別為這次巡迴朗誦的詩作了全部的翻譯，其中一部份曾分別在美國幾個詩刊——International Quarterly, Talisman和River City上登出。

梅新突然辭世的消息傳來，我驚愕痛傷。一個多月前梅新聽到我們夫婦從車禍的死亡線上安然回來，寫了一封溫暖的信給我們，怎料到在編輯上正在作出一些大手筆的改革，在個人創作上有了新的突破之際的梅新會如此突然的辭世而去。《新大陸》有紀念梅新專號的計劃，我就決定把我翻譯他的五首詩全部登出，算是我們合作之一的紀念。

關於梅新的詩。我們可以用馮至十四行第26首兩句話引介：“我們的身邊有多少事物／向我們要求新的發現。”李廣田說得好，“詩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現象中，卻不一定是血與火裡，淚與海裡，或是愛與死亡裡。”這裡並不是要把梅新和馮至比，他們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悲天憫物”上是很相同的，就是對世界大小事物都視作一種莊嚴的存在，而細心凝注，設法捕捉物顯物現的獨特方式和趣味，而經常是在平淡中出奇，在我們不知覺中擦一根火柴，那樣火光一閃，讓我們看見我們平常不注意的事物一種新的姿式一種新的美。不用美語不用宏觀，而利用語言依著事物轉折的縱跡寫，利用想像突發的飛躍，使平凡出奇。他自己有一段苦心經營的話，讓我們細心聽聽：

“我的詩，本來走的就是平白易懂的路。近幾年，我更是一心想用白描的手法寫詩，力求詩的口語化。老實說，這條路我走得很艱苦。懂詩的人，有創作經驗的人，都知道詩是愈平白愈難寫。平白之中還得有詩趣，詩趣的把握，不能用艱深的文辭，以藏意的手法完成。因此，我的產量不能豐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接近難產的詩人。雖然如此，我還是會堅持下去。”

Mei Hsin (1937-1997)

Translated by Wai-Lim Yip

## On the Slope

On the slope of the globe  
One must anchor a foot against a tree  
To avoid slipping off  
So that one can safely finish smoking a cigarette.  
Cigarette and ash  
Mix in with the ash of the earth  
One cannot tell ash  
From earth.  
When the sun begins to set  
The slope of the globe is the steepest.  
I anchor my foot against a tree  
Stiff straight foot  
Like a pole against a difficult door.

## 梅新的詩

### 在斜坡上

於地球的斜坡上  
要以腳抵著樹  
才能免於滑落  
才能安穩底吸完一支煙  
煙蒂和煙灰  
和到泥土裡的煙灰  
煙灰抑或泥土  
忽已不可辨  
而落日的時光  
地球的斜坡最陡  
黃昏中  
我抵著一株樹  
直挺的腳  
猶如頂著門的扁擔

## Pigeon

Picking up a dying pigeon  
And throwing it with one's might up the sky—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cure the bird's wounds,  
Because even if it is not cured,  
We at least let it  
Fly high one more time.  
This is also  
Its best funeral.

## A Matter of the Past

The girl that I saw off just now,  
As I turned my head,  
Was still sitting there,  
The same expression,  
As before.  
Could it be  
The shadow she left behind?

The man who saw the girl off—  
Whenever he raised his foot, he  
Always hit the girl's breasts;  
Whenever he went,  
She was always ahead of him.  
Could it be that  
She somehow came back to his room?

This matter of the past  
I did not tell my wife  
Until twenty years after we were married,  
Because I was afraid  
That she would say  
That girl was herself  
And that man was me.

## 鴿子

將一隻垂死的鴿子  
用力摔向天空  
這是治療鳥的創傷  
最好的方法  
即使治不好  
讓牠在高空  
再翱翔一次  
也是  
最好的葬禮

## 舊事

剛送走的那女子  
回頭  
她還是坐在那裡  
她的坐姿，以及  
她說話的表情  
和先前的一模一樣  
莫非是  
她留在那兒的影子

剛送走女子的那男子  
一翹腳  
碰到那女子的臀部  
一轉身  
撞到那女子的胸脯  
無論他走到那裡  
她都比他先存在  
莫非  
根本沒有將她送走  
莫非  
她又回到他的房裡來了

此事  
我於結婚二十年後  
才告訴妻  
因為  
我怕她說  
那女子就是她  
那男子就是我

## To do a show

Lips tightly closed,  
I smothered alive  
My song  
Inside my mouth

Stiff and cold,  
The body of the song.  
Stiff and cold,  
The blood of the song.  
Inside my mouth  
My teeth, too,  
Were  
Stiff and cold.

The body of the song  
Stuffed my mouth.  
If I did not  
Chew it into pieces  
And swallow them into my stomach,  
I would myself  
Be smothered.

At the end of the show  
The audience said  
They can still hear my humming  
In the mike.  
I replied  
No  
What they heard  
Was my crunch into the bones of the song.

## Fruitlike Eyes

Eyes of animals  
Are like  
Fruits.  
Eyes of humans  
Are like  
Grains of barley and rice.

Modelling clay in kindergarten,

## 做 秀

緊閉雙唇  
將歌  
在我的嘴裡  
活活  
悶死

僵冷的  
歌的屍體  
僵冷的  
歌的血  
在我的嘴裡  
我的牙根  
也是  
僵冷的

歌的屍體  
塞住我的嘴  
若不將它  
嚼碎  
吞進肚裡  
我會因此  
窒息而死

終場時  
聽眾說  
麥克風中  
仍有我哼的聲音  
我說  
不是的  
那是我咬到  
歌的骨頭

## 眼睛像果實

動物的  
眼睛  
像果實  
人的  
眼睛  
像麥子和穀粒

小時候玩泥陶

I used grains  
To form human eyes.  
Modelling stone when grown up,  
I still find  
Grains most agreeable.

以食米  
作人像的眼睛  
長大了塑石像  
還是覺得  
以稻穀最為合適

Poets and philosophers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Who love to look at stars  
And landscapes,  
But one must say  
They look at food more often  
Than looking at stars and moons  
And because of this  
Until death,  
There is not any change in their eyes  
No change  
Into fruitlike eyes  
And with eyes unlike grains  
Humans would not look like humans.  
I was first to discover this  
And I cannot change this discovery  
And because of this  
I often suffer.

詩人和哲學家  
是最愛看星  
看山水的兩種人  
但畢竟  
看食物的時候  
還是比看星月的時候多  
所以他們的眼睛  
至死  
仍未有任何改變  
改變了  
眼睛像果實  
眼睛不像穀粒  
就不像人  
是我第一個發現的  
我常為  
不能改變我的發現所苦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0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



**梅新紀念特輯**